

有没有很甜但又不落俗套的言情小说？

将军出征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。

我合上奏折，冷着脸问林惊风：「需不需要给你赐婚啊？」

他平静地说：「臣只想娶您。」

我把玉玺砸到他额头，咆哮：「朕是皇帝，你做个人吧！」

蜿蜒的血痕从他额角流淌到眉梢，林惊风毫不在意地伸手一抹，笑了：「边关苦寒，臣为您守了三载；燕墟浩劫，臣为您单挑千军。我们说好的，江山归您，您归我。」

他一字一句清清淡淡，眼睛里却燃着嗜血的光。

这个少年将军，这个疯子，像画一样艳到极致。

我怔怔望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

1

林惊风这个名字，是我取的。

我是谢灵，皇庭最受宠爱的公主。

我外公作战回来，带回突厥小王爷的人头，还带回一个战场遗孤。

这年我十四岁，同样的年纪，京城那些显贵公子还没我高，他却挺拔俊俏得像棵小白杨。

外公说：「以后他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阿灵，你给他挑一个名字。」

我看着眼前的小小少年，深觉「荣和」「荣盛」这种名字和他搭不上边。

我问外公：「他非得取荣字辈的名字吗？」

外公说：「也未必。」

那天风很大，卷过天地万物，一路横冲直撞地进了忠勇侯府。

风挟着花落了他一肩膀，他黑色的衣襟上便也缀满梨花白。

小小少年沉默着拂去肩上落花，我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接，恰好握住了他的手指。

他烫到一般缩回手去，我直直地瞧着他寒潭般深邃雾绕的眼睛。

他长得太好看了，如同风呼啸而来时，惊起的寒山孤雪。

外公咳了一声，我笑着看他，说：「不如就叫林惊风吧。」

2

我跟母妃说，我想让阿陵把林惊风点为伴读。

阿陵是我的龙凤胎弟弟，当今的五皇子。

母妃笑了笑，说：「林惊风未必肯呢。」

我疑惑：「多少人想做皇子伴读，他有什么不肯的？」

母妃摸了摸我脑袋，笑了笑，只说：「有的人脊梁很硬，阿灵，你不懂。」

我是不懂，因此捧着一颗真心去找林惊风。

他正在练剑，招式凌厉，有摧枯拉朽的力量。

我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大堆，把皇子伴读夸得天花乱坠。

末了我总结陈词：「所以说，你要是和阿陵一起上学，说不定父皇就能给你个一官半职的呢！」

林惊风终于抬眼看向我，剑气如虹，直直刺向我。

我感觉有一个瞬间，他是真的想杀了我的。

我很没出息地跌坐在地上，额头都沁出冷汗。

剑尖停在了我面门前一寸之距，林惊风徐徐收剑入鞘，伸手拉我起来。

我刚站稳，他就松了手，然后他说：「我不想去。」

我问：「皇子伴读，可结交达官显贵，你为什么不想去呢？」

林惊风没回答，低头解开剑穗，把它丢给我，说：「你以后别送这种东西了，我用不上。」

少年大步走远了，我盯着他的背影，感觉被绣花针扎破的手指，又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。

阿陵跟在我身边，目睹了全程，好半天说一句：「阿姐，他不值得。」

我垂着脑袋不吭声，阿陵蹲到我面前，伸出一根指头擦我的眼泪，评价：「爱哭鬼。」

我擦干净眼泪，瞪他：「药罐子！」

阿陵从小体弱多病，离不得药，最忌讳人家提这件事。他白了我一眼，把剑穗从我手里抢走，带着我去书房。

林惊风有个习惯，每次练武过后都要去书房找外公汇报。果然，我们推开门的时候，林惊风就在沙盘一边和外公说话。

外公看见我们进去，笑着说：「你们怎么来了？」

阿陵笑吟吟地看着林惊风，把剑穗丢在沙盘上，话却是对祖父说的：「来说个笑话给您听。有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贵人儿，前一阵儿突然迷上了绣花，把十个指头都扎破了，勉勉强强

强绣出一个能看的玩意儿。她巴巴地跑去送人，临了，人家却嫌弃这多余。您说好笑不好笑？」

我拉拉阿陵的袖子，想让他别说了。

外公的视线在我们仨身上停了一停，但笑不语。

阿陵兀自笑得灿烂，眼睛却殊无笑意，转头向另一个人开火：「林惊风，你觉得好不好笑？」

林惊风拿起剑穗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问我：「这是你自己做的？」

我嘴硬：「宫女做的。」

林惊风又问：「宫女的十个指头都扎破了？」

我破罐子破摔，气呼呼地说：「是，血流成河！」

林惊风看了我半天，笑了笑，把剑穗收了起来，说：「那你转告宫女，让她以后别做了，为我扎伤手指，不值得。」

我脸红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阿陵冷笑一声，还要说话，外公咳了咳，阿陵便狠狠剐了一眼林惊风，闭上了嘴。

外公笑了笑：「阿风啊。」

林惊风恭谨道：「是。」

外公问：「你不想做阿陵的伴读，为什么？」

林惊风说：「我愚笨无才，难当大任。」

外公敛了笑，语气很淡：「你没说实话。」

夕阳从窗棂投了进来，照亮少年英俊的眉目。

他分明是和我一样的年纪，眼睛却深邃得像寒潭雾绕，让人看不分明。

林惊风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，一字一顿道：「我想跟随侯爷行兵作战，报我家仇！」

侯爷就是我外公，忠勇侯。

外公不紧不慢地说：「想跟我打仗的人多了去了，我凭什么选你？」

林惊风说：「大仇得报后，我的性命便归侯爷所有。」

外公笑了笑，和蔼道：「阿风啊，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要你的性命也没有有什么用。我替你报仇，但你替我看顾阿灵，她若要做你驸马，你便要舍去荣华富贵，做她的驸马。你可愿意？」

林惊风攥紧了手指看向我。

我很确定，这一刻，他的眼睛里写满了拒绝。

然而，他说：「我愿意。」

3

「林惊风愿追随公主，此生不渝。」

他在说谎，而我是他谎言里分量最重的一笔。

我盯着他毫不甘愿的眼睛，顿时觉得无比可笑。

我，谢灵，忠勇侯的外孙女，皇庭最受宠爱的公主，生来就被教导要如何展示天家威严。

这世上，只有我拒绝别人的份，哪有别人拒绝我的份？

林惊风，我要你弄清楚，我喜欢你时，可以把天下珍宝捧到你面前，但我不喜欢你时——

我温柔一笑，声音藏毒：「倘若有一天我要你去死呢？」

林惊风沉默片刻，转身看向我，浅淡的日影照在他肩膀，他侧脸笼在阴影里，有说不出的晦暗深沉。

他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，看了我好半天，声音沙哑：「那我便为公主去死。」

我就笑，眼里一抹挑衅：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」

我转身就走，觉得今天阳光真好，微风真好，连阿陵正在变调的少年音也那么顺耳。

「某些人不戴天真可爱的面具，终于露出獠牙了？」他说。

我语柔柔，声柔柔：「老娘不陪他玩儿了。」

阿陵手指捏着我的一绺头发绕圈，在我耳边低声笑：「阿姐，你别嘴硬，他要是死了，我看你哭不哭。」

我睨他一眼，说：「那我必定张灯结彩，大放鞭炮。」

我转了个角，看见林惊风站在面前，黑衣黑靴，和我初见他时一样。

只是，他肩膀上，再没有梨花白。

林惊风手里拿着一纸信封，大概是抄近路追上来的。

他显然是听见了我与阿陵的对话，像被激起了少年血性，冷冷地问一句：「公主的爱就这样单薄？」

我就笑，仰着脸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瞧，「你爱我，我才会爱你，你敢吗？」

林惊风不说话，伸手握住我手腕，把我蜷缩的五指张开，将信封放进我手掌。

他握惯刀枪的手指粗粝，划过我皮肤时，竟引得我阵阵战栗。

这种既酸且痒的痕迹一直划进我心口，让我一时忘了骂他轻薄。

在阿陵发飙之前，林惊风松了手，深潭般的眼睛将我望着。

我错觉，他眼里有我，似乎只有我。

然后他笑了，如同冰雪消融、早梨绽放。

他说：「有什么不敢的？」

4

突厥集结大军，为报小王子斩首之仇。

外公带了林惊风一起去，力排众议，让他统率一支轻骑兵。

这时，我的母妃圣眷正隆，已经怀胎七月有余了。

外公出征前开玩笑，说要带回突厥王帐里最耀眼的宝石，送给小外孙做满月礼。

他十分笃定母妃怀的是个小皇子。

因为钦天监算过，紫微星将在今年转世入后宫。而这一年有孕的嫔妃，只有我母妃一人。

那时我们谁都以为，外公必将延续他不败的战场神话，这一战，战必胜。

大军一去就是一个月，这期间前线战报不断，每个都是好消息。

说忠勇侯连克突厥八城，

说忠勇侯将突厥左王斩于马下，

说林小将军单兵挑千骑，一刀斩断了突厥王旗。

父皇龙颜大悦，连连拨下赏赐，往忠勇侯府，也往母妃的林语宫。

直到新的战报传来，说突厥右王率军突袭，忠勇侯身受重伤，林小将军下落不明。

朝堂之内气氛凝重，连带着后宫也少了欢声笑语。

父皇下了命令，这些消息都得瞒着林语宫，不得惊扰林妃安胎。

母妃似有所觉，她问：「可是前线出了什么差错？」

阿陵挽着母妃的胳膊，随手拈了一块桂花糕给母妃，笑：「若前线有差错，这些金玉珠宝还能流水价地送进您宫里？」

母妃沉默片刻，推开阿陵的手，看向我：「阿灵，你最不会说谎，你来说。」

母妃啊母妃，你可知道，平素不说谎的人，说起谎来才最有说服力。

我半真半假地答：「还不是林惊风出了差池，外公点了他做先锋，他倒好，带着轻骑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最可笑的流言说他是突厥人的细作，这一番变故，让外公脸上很是挂不住。」

母妃的肩膀松弛了下来，拿起桂花糕吃，笑着说：「林惊风这孩子，当初收留他的时候，他身家底细我们都是调查清楚的。突厥人的细作？突厥人的阎罗还差不多！」

我松了口气，知道母妃这是相信了。

阿陵和我对视一眼，顺着母妃的话往下走：「所以当年外公为什么要收留他啊？」

母妃想了想，说：「西北有支密军，专门收留四五岁的战场遗孤，一直训练到他们到十五岁。这些孩子外表与常人无异，实际武功卓绝，心志坚韧，是刺杀乃至作战的一把好手。而林惊风，就是这一辈的第一人。」

阿陵悻悻地说：「他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其他地方也看不出什么本事来。」

母妃弹了他一记，反问他：「不然你外公为什么让他而不是让你照看阿灵？」

阿陵作势生气，嚷嚷着：「他不说我也肯定会照看啊！」

宫门推开一线，寒风灌了进来，刚刚还气势极盛的阿陵捂着胸口咳得昏天黑地。

我一边笑他，一边喝令宫女关上门。

宫门不仅没有关上，反而开得更大。

我恼火地站了起来，将阿陵挡在身后，呵斥道：「嫌自己命长么！」

宫门处徐徐转出一个宫装身影来，钗饰深红浅红，喜气洋洋。

是元妃，我母妃的老对头了。

元妃声比莺啼，婉转带笑：「公主是在骂谁呢？不知是不是预言自己的亲外公？」

我勃然大怒，拂袖道：「元妃慎言！」

母妃将我拉到她身后，笑容温和：「元妃大驾光临，是为了激怒我的吗？」

元妃笑意盈盈，俯下身来，仔细打量我母妃的脸庞，「林妃，你宠冠后宫这么多年，容貌早已衰败了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，你之所以还能怀上孩子，完全是因为你有个好父亲。但你父亲死了，你以后又待拿什么争宠呢？」

母妃脸色煞白，声音却镇定：「佩柔，把皇上请过来，说元妃想问问他我凭什么宠冠后宫。」

元妃登时变了脸色，拂袖就走。

过堂风冲进宫殿里，阿陵咳得更厉害了，捂着胸口不能说话，长长的喉鸣听得我胆战心惊。

我慌忙解开他的衣领，将引枕压在他襟怀，大声疾呼：「佩柔，请太医！」

元妃笑着离去，珠钗摇摇，振音四响，「林知笛，你儿子和你父亲的忌日，会在同一天吗？」

5

景和十九年的十一月，后宫发生了三件大事。

十一月廿七，帝得第六子，赐名麒。

十一月廿八，林妃薨，追封懿善皇后。

十一月廿八，元妃被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

十四岁那年的初冬，我失去了我的母妃。

元妃的诅咒使她气血攻心，早产血崩。

父皇雷霆大怒，连带着对元妃所出的四皇子都厌恶了起来。

他子嗣单薄，前头几个儿子都不足十岁就夭折了，顺利长大的只有四皇子 and 阿陵。

阿陵生有哮喘，四皇子寡德笨拙，父皇把希望寄托在了紫微星转世的阿麒身上。

阿麒是我的新弟弟，一个见人就笑的弟弟。

凡是见过阿麒的人都夸，六皇子面容平和宁定，有帝王之气。

阿陵说：「阿姐你知道么，昔日跟风踩林语宫的，和如今夸阿麒麟的，是同一批人呢。」

踩林语宫，是为了太子之位。

夸阿麒麟，也是为了太子之位。

我帮他把被角掖好，问：「阿陵，你想做皇帝吗？」

阿陵吓了一跳，又开始咳嗽起来，等到咳嗽才歇，他就立刻说：「我不想！」

我笑了笑：「可是我们一日不站到最高处，就一日要担惊受怕。只有最高的权势才能获得极致的臣服，阿陵，你和阿麒麟之间，必须要有一个做皇帝。」

阿陵哀嚎一声，把头藏进被子里，说：「你去做皇帝吧，我让给你了。」

我隔着被子锤他，锤完了说：「你好好喝药，我先走了啊。」

宫廷雪深，车辙一路印到了忠勇侯府门口。

那一场战事，我外公身负重伤，却仍夺回了我们的城池。林惊风带着轻骑深入敌腹，以突厥王最宠爱的小儿子为人质，逼迫他以城池相易。

佩柔说：「娘娘被追封为皇后，公主可知是为何？」

为何？

林惊风的功劳使他获得大将军的功禄。

但忠勇侯的荣耀已经封无可封，父皇便给林家的外孙以皇嫡子的尊荣。

我握着外公苍老的手，静静看着他昏睡的模样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
院里有棵梨花树，树上无花，唯有落雪。

去岁春暮，我还是无忧无虑的公主殿下，遇见了心上人，就勇敢地告诉了他。

今年早春，我一个人独自坐在树下，身边没有阿陵，身后也没有母妃。

我想我是长大了，因为那一场以死亡为代价的后宫争斗，让我拼了命地想要争夺权势。

梨花树下的怦然心动，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

嘎吱的踏雪声起。

是林惊风。

大漠风沙，寒夜星月，将他打磨得愈加锋利，浴血而战的他，已经有了统帅千军的气息。

他坐在了我对面，沉默地看着我，他的目光里不再有鄙夷，反而有物伤其类的怜悯。

良久，他说：「公主节哀。」

我问：「林惊风，你家仇得报了吗？」

他点了点头，一字一句皆是血腥：「以百倍相报。」

我又问：「那你可以履行诺言了吗？」

他不说话，深潭雾绕般的眼睛定定地将我看着。

我笑了：「也是，我外公时日不多，而你权势正隆，不肯允诺也是情理之中。」

我站起来要走，脚下一滑，林惊风将我扶住。

第一次，他触碰到我，却没有放手。

「臣愿追随公主，此生不渝。」

我转身看他：「林惊风，我要报仇。」

林惊风说：「好。」

我说：「我要四皇子死。」

林惊风沉默地看着我，说：「好。」

我又说：「我要我的弟弟登上皇位。」

他没说话，伸手揉我的发顶。

我后退一步，戒备地看他。

林惊风叹了口气，说：「公主你知道么，姑娘家家的，不应该活得这么累。」

我的眼泪顿时就掉了下来，又觉得太过丢脸，慌忙拿帕子擦。

然而手指不稳，帕子掉在了雪地上，我蹲下去捡的时候，林惊风拉住我，将我摁在他怀里。

冰天雪地之中，是谁的怀抱这样温暖，是谁的心跳宛如擂鼓，是谁，拓开一方天地，止我眼泪，也免我心酸？

又是谁...轻而坚决地推开他，含泪微笑：「林惊风，我有我的路要走，谁也代替不了。」

6

突厥有剧毒的草药，林惊风做成了香料，送给了我。

香料燃尽，便只剩下与寻常无异的草木灰烬，银针也检查不出异常来。

我将它混入分发给后宫的月例中，由着无知无觉的内侍把它送到了四皇子宫中。

宫中无人不知，四皇子有夜间燃香的习惯，而在他熟睡的夜晚，而草药携带的毒物会弥漫散开在空气中，夜夜助眠，也夜夜渗进骨血。

四皇子衰竭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特意去了冷宫。

穿了一身红，给元妃报丧。

她刻毒地瞪着我，奈何被佩柔牢牢按住，动弹不得。

我问她：「你当日害我母妃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因果报应？」

她沙哑着嗓子，不停地重复：「谢灵，他是你的兄弟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放过他，放过他！」

我就笑：「他是我的兄弟不错，但他却有个畜生不如的母亲。」

元妃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：「你放过他，你放过他！」

我把鸩酒放在她面前，对她温柔地笑：「你死或者他死，你自己选。」

元妃迟疑了。

我慢悠悠道：「阿麒若不能出世，四哥哥便能入主东宫，而你作为太子生母，当然也能免于重罚。你当初为四哥哥打得一尸两命的好算盘，真是母爱似海。那么今日，你怎么不愿意用自己换他？」

我逼近她，语气森冷：「还是，你仍然妄想着做太后？」

元妃盯着我，缓慢地拿起酒杯，咬着牙，一饮而尽。

她嘴角渐渐渗出血来，目光追着我不放，喉咙嚅嚅有声，却说不出来。

我蹲下去看她，笑了：「黄泉路上太孤单，让四哥哥给你做个伴。你记住，今天这一切，你自找的。」

她瞪着我，瞳孔急剧缩小，比蛇还毒。

我的强硬伪装到她咽气的那一刻为止。

出了冷宫，我的脚步虚浮。

我的脑海里全是她针尖般的黑色瞳仁。

佩柔扶着我，声音哽咽：「公主，这些事奴婢去做就好，您不必如此。」

我捂着胸口，呕吐了起来。

我杀人了，我的手上不干净了。

但以后，我手上沾的血只会更多。

我知道，通往龙椅的那条路，步步都是尸骨。

而我的弟弟要做的，是干干净净地坐上九五之尊的位置。

剩下的，交给我吧。

景和二十年一月，四皇子薨。

消息传到忠勇侯府的时候，我噓了一声，说：「别吵到外公。」

突厥一战后，外公陷入了长长的昏睡，难得醒来，我却总不在。

我转过身，发现外公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。

「阿灵啊。」

我像小时候一样，蹲在他床前，乖巧道：「阿灵在。」

外公咳嗽了几声，语气有点遗憾：「可惜啊，外公看不到阿灵出嫁了。」

我鼻子一酸，说：「不会的，外公会看到阿灵儿孙满堂。」

外公笑了笑，又说：「阿灵瘦了。」

我说：「我一顿能吃两碗饭。」

外公伸手刮我鼻子，说：「骗人精。」

他又问：「你母妃月子里可还好？阿麒闹不闹？」

我险些掉下眼泪来。

他不知道母妃已经去世了，阖府上下将他瞒得死死的。

我说：「一切都好，她总说，要不是父皇看的紧，她就来府里看您。」

外公缓慢合上眼睛，声音轻忽：「让她不用来，别过了病气……」

他又睡着了。

我久久不能动，眼泪一滴又一滴，洇湿了衣领。

忠勇侯府的梅花开了，淡黄的蕊，雪白的瓣。

我踮脚折下一支，花上的积雪便落在我发顶。

我低下头：「佩柔，快来帮我。」

玄黑的靴子落进我眼帘，有人在轻轻拂去我发鬓上的雪，动作温柔。

我抬头。

是林惊风。

他又长高了，仍然喜欢穿一身黑。

林惊风端详着我，说：「公主瘦了。」

同样一句话，外公也说过。

但在林惊风面前，我可以说真话。

「我夜夜做噩梦。」

梦见元妃，梦见四皇子。

多好笑啊，在现实中，我从未畏惧过他们。

但在梦里，我孤身一人，只能尖叫着恐惧逃开。

我问：「林惊风，你杀了那么多人，夜里醒来会害怕吗？」

他不答反问：「公主害怕吗？」

我低下头，不让他看见我的表情，说：「怕，快怕死了。可我不能让人看出来，因为我要有威仪。有足够的威仪，才能让阿陵和阿麒不受欺负，才能撑起忠勇侯府。」

他伸手扳正我的脸，拇指轻轻擦过我眼角，说：「别哭了。」

7

阿陵和我的生日在三月。

初春渐暖，他仍裹着狐裘，脸颊透露着病态的苍白。

父皇来看过我们，赏下了珍贵的生辰礼，却没有时间坐下来陪我们吃一碗长寿面。

阿陵说：「阿姐，我想母妃了。」

我说：「不许想。」

他就犟：「我偏要想！」

我不理他。

他碎碎念：「我不止想母妃，我还想外公，想他醒过来教我打太极，教我认兵器。」

我说：「外公出征前，林惊风给了我一纸信封，你记得吗？」

阿陵「啊」了一声，「就是他说『有什么不敢爱你』的那天？」

我望了会儿天，循循善诱：「你知道那封信里面写了什么吗？」

阿陵摇摇头：「你给我看。」

我平静地说：「信已经烧了。」

我挥袖屏退众人，转过身严肃地对阿陵说：「外公每次出征前，都会写一封遗书，你知道吗？」

阿陵愣住了。

我笑，笑容悲哀，「我们俩都不知道，因为以前，这封遗书是写给母妃的。他在遗书里说，忠勇侯府树大招风，荣耀难以为继，他若战死沙场，我们务必要谨慎图谋。如果无力争斗，他在西南给我们留了家产，可去西南避祸。」

在我们俩没心没肺地享乐的时候，有人已经为我们做好了长久之计。

阿陵的眼圈渐渐红了。

我厉声道：「不许哭！」

阿陵擦干眼泪，梗着脖子说：「我没哭！」

空气安静下来，长寿面在冒热气，我们俩谁也没动筷子。

阿陵突然说：「阿姐，我想做皇帝。」

他从小体弱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闲散王爷，种种花，赏赏月。

就在不久之前，他还跟我撒娇，说不如让我当皇帝。

我愣了一会儿，问：「为什么想了？」

阿陵笑了，病弱的脸上显出一抹生气：「我总不能一直让你挡在前面，有风雨的话，也该我来扛啊。」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他长得比我高了，轻易就能伸手揉我发顶。

「阿姐，佩柔都告诉我了，你每晚都睡不好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」

我的小阿陵，和我有着一样的心思。

我想保护他，他也想保护我。

倘若母妃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很欣慰的吧。

我还要再说话，佩柔推开门，脸色发白：「公主，忠勇侯……
殁了！」

我失手打碎了茶杯。

外公膝下无子，病重片刻清醒时，开了宗祠，把林惊风认做嫡孙。

这位戎马一生、为儿孙筹谋半生的老人，在临死前走了一步棋。

我看不透，也无力再猜。

我坐在马车里，一身缟素，抱着阿陵嚎啕大哭。

阿陵揽住我肩膀，声音沙哑：「阿姐，你还有我。」

模糊泪眼里，我看见我的小阿陵，收敛了往日的悠闲散漫，神情哀伤而郑重。

忠勇侯府里，不断有纸钱灰烬飘出。

马车停下，我跌跌撞撞往里走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：
「公主节哀。」

我仓皇地点头，拨开挡路的人。

通往正堂的回廊，怎么就这么长？

我碰到了谁，撂下抱歉就继续往前走。

那人却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
是林惊风。

他说：「公主节哀。」

从十一月到三月，我听了无数句节哀。

我说：「我不想听到这两个字。」

林惊风沉默着，我甩开他的手大步往前。

我看不见身后的他，究竟是怎样的表情。

8

蜡烛燃尽。

换一支。

又燃尽。

又换一支。

白色的烛泪层层叠叠，吊唁的宾客来来去去。

等到残月爬上天穹的时候，人也都散尽了。

我的双腿已经没有了知觉，佩柔搀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双膝一软，差点重新跪下。

林惊风扶住了我。

我没有力气，站也站不稳。

林惊风皱了皱眉，将我打横抱起，大步往外走去。

「公主，」他仿佛隐忍了怒气，「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？」

他深潭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再不是写满拒绝，而是写满在乎。

月色很美，美到蛊惑人心。

一定是因为我太疲倦了吧，疲倦到忘记如何做一个高贵的公主，所以我才会在此刻伸出手，抱住了林惊风的脖颈。

这一刻，我是谢灵，不是身负重担的阿姐。

我放纵自己抱住我的心上人，在他怀里失声痛哭。

「林惊风，」我抽泣，「我记得你以前很讨厌我。」

他承认了：「是。」

我继续抽泣：「你以前不要我的剑穗，说我不配。」

他迟疑了会儿：「我仿佛不是这样说的。」

我把鼻涕眼泪蹭到他衣襟，哽咽：「我不管，你就是这么说的！」

他纵容我，轻轻地笑，语调温柔：「好好好，我就是这样说的。」

我眼圈和鼻尖通红，瞪他：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我会很难过？」

他凝视我，轻轻说：「对不起。」

我拿手背擦眼泪，平静地说：「你不用说对不起，其实我现在能理解你了。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突然看到一个一出生就拥有一切的人，是会羡慕乃至嫉妒的。」

林惊风目光暗了暗，要说话，我不让。

我继续说：「我母妃还在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人这一辈子的祸福是有数的，有多大福气，就要吃多大苦头。我已经享完了我该享的福，开始去吃我该吃的苦了。林惊风，你还讨厌我吗？你还嫉妒我吗？」

话音到了最后，已经破碎断续。

不许哭，阿灵，不许哭。

林惊风打断我：「公主，别说了。」

他的目光里是不忍，是心疼。

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：「林惊风，我的母妃走了，我的外公也走了。最疼爱我的人，他们都走了。」

林惊风沉默了许久，才轻声说：「公主，你还有我。」

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

他亦低头看向我，目光深邃，一字一句，是永不背叛的誓言。

「臣愿追随公主，此生不渝。」

忠勇侯府跌打损伤药最多，林惊风取药油在手心捂热，轻轻贴上我膝盖。

我嘶了一声，不自觉将膝盖往后缩。

他攥住我脚腕，似笑非笑：「现在知道痛了？」

下一秒陡然就严厉：「痛也得忍住！」

我委委屈屈地看他，他又软和了腔调：「不上药的话，你明天没法走路了。」

我就要无赖：「那你抱我。」

他头也不抬地说：「抱不动。」

我气急要踢他，脚被他反握在手心。

然后他的手指虚虚环着我的脚踝，像在量尺寸，好久，他叹气：「公主，真就只剩一把骨头了啊。」

我别扭地想把脚收回来，他却不让，继续为我上药。

浓重的草药气息里，我听见他轻声说：「公主，你这么消瘦，有人会心疼。」

9

阿麒学会说的第一个词，不是父皇，而是阿姐。

他笑得天真无邪，而我和阿陵却胆战心惊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父皇已经两鬓斑白。

他抱起阿麒，又看向我，笑了：「做什么这么害怕？小孩儿嘛，谁和他亲，他就记得谁。阿灵，你把阿麒看顾得很好。」

我十五岁这年的秋天，父皇为我赐下封号，明宜。

我成为了唯一一个享有封号的公主。

明者，慧也。

宜者，顺也。

大家心里有数，这封号明面上赏的是我，实际在意的是阿麒。

我，是因为照顾阿麒得宜，才获得了这独一无二的尊荣。

不久，宫中又有了喜事。

宋嫔诞下了七皇子。

按照时间推算的话，她是在景和十九年怀上七皇子的。

我去见过七皇子，我伸手逗弄他的时候，宋嫔紧张至极。

我奇怪地问：「还是初秋，宋嫔是衣裳穿多了么，怎么额头上都是冷汗？」

她愣了一愣，讪讪：「我月子里怕冷，是穿得多了些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没说话。

宋嫔立刻唤宫女把七皇子抱下去。

我笑意淡淡，意有所指：「宋嫔似乎很怕我对七皇子做什么似的，是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？」

七皇子一离开，宋嫔就恢复了往日的温婉，柔声道：「我第一次做母亲，生怕孩子出一丁点差池，还望公主不要见怪。」

我笑：「做母亲的人，兴许都是如此。」

宋嫔看着我温柔地笑：「等到了公主做母亲的那一天，公主就明白了。」

我也笑，思绪却飘忽。

等我做母亲吗？

那会是什么时候呢？

我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呢？

孩子的父亲又会是什么样呢？

不知怎么，我眼前竟浮现出一个人影来。

一身黑，肩上是梨花白，寒潭般的眼睛一贯是冷凝锋利，唯独望向我的时候，寒冰消融，云散日出。

宋嫔轻轻笑了：「公主怎么脸红了？」

我咳嗽两声，若无其事道：「我的衣裳也穿得多了。」

我回到宫中，阿麒正在学步。

我悄悄绕到柱子后面偷看。

小豆丁大概能走七步，每次到了第八步的时候，就会摔一跤。

偏他倔，跌跤了不哭也不闹，要宫女扶他起来，他再走一次歪歪扭扭的直线。

我蹑手蹑脚地站到他身后，他转了个身，看见是我，乌溜溜的眼睛笑成月牙。

「阿姐抱！」

我一把抱起他，险些踉跄。

「阿麒，你又重了。」

他能听懂，看着我笑，露出两颗米粒般的小白牙。

阿陵在我身边幸灾乐祸：「不是阿麒重了，是你太瘦了。阿麒来，哥哥抱。」

阿麒在阿陵怀里嗷嗷叫着，伸出手就掐他的耳朵玩儿。

阿陵怪叫一声，像丢炸药般把阿麒丢给我。

「你的弟弟你抱！」

我就也掐他耳朵：「谢陵你有没有做兄长的样子？」

10

那时候的明宜宫里，充斥着欢声笑语。

我曾天真地祈祷，死亡的阴霾都随秋风散尽，往后岁月都能有如今朝，常笑颜，少悲戚。

然而命运的齿轮辗转，无情地碾碎了我的幻想。

阿麒死了，死在深秋的金波河里。

父皇似乎一夜之间就苍老了许多，御书房的奏折堆成了山，他一心扑在彻查阿麒死因上。

所有与此事牵扯的宫人被轮番拷问，慎刑司用了最严酷的刑罚，可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。

意外。

阿麒失足跌入河中，是意外。

最贴心得力的宫女不在他身边，是意外。

跳入河中的侍卫没能顺利救他上来，是意外。

太医用尽医术诊治却也无力回天，仍然是意外。

我砸碎了琉璃樽，哈哈地笑出眼泪：「意外，都是意外？到底是谁的意料之外，又是谁的意料之中？！阿麒最怕水，怎么敢去河边捉小鱼？我吩咐过佩熙寸步不离阿麒，她为什么偏在那日午后被人叫去浣衣局？金波河的水草年年清理，侍卫又是被什么缠住了脚？！」

我尖利的声音在明宜宫回荡，无人敢应。

我以手掩面，终于痛哭。

阿麒，我的阿麒，一出生就没有母亲的阿麒，会歪着头甜甜喊我的阿麒。

他在金波河冻到浑身发青，乌溜溜的大眼睛再也张不开。

那么小的一个人儿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浑身插满了银针。

他冷吗？

他疼吗？

他掉进水里的时候，喊过一声阿姐吗？

我不敢再想，绝望与痛苦快要让我窒息。

我跪在御书房外，求父皇让我继续查下去。

我一下一下地磕着头，磕到鲜血顺着鼻梁滑落。

御书房的门终于打开了。

父皇站在我面前，伸手扶我起来。

「阿灵，」他目光哀伤，「你可知道，朕再也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儿子了。」

他的言外之意犹如一盆冰水，将我浇到透湿。

我缓缓地笑了，笑得分外狰狞。

我的父皇，他是个明君，他心如明镜却最会顾全大局。

阿麒死后，宫中还有谁有资格继承大统？

不是天生嗜症的阿陵，而是宋嫔所出的七皇子。

阿麒还未入皇陵，宫中已有流言，说紫微星转世并非阿麒，而是七皇子——

毕竟，景和十九年的后宫中，有孕在身的并不止我母妃，还有隐忍蛰伏的宋嫔。

是啊，他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儿子了，哪怕他明明知道，阿麒的死因有太多疑点。

父皇的目光落在我额头上，他伸手擦掉我脸上的血，就像一个宠爱女儿的寻常父亲。

可他缓慢开口，却是天子之言：「阿灵，你要明白，朕是你们的父亲，更是天下之主。」

我点点头，掉下泪来：「阿灵明白的，江山大统，祖宗留下来的基业，不能因为一时意气而毁于一旦。父皇，阿灵明白的。」

父皇点头，目光却也和我一样悲伤苍凉。

「是朕对不起你们。」

我摇摇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：「父皇，您有苦衷。您心里的苦，只会比阿灵多，不会比阿灵少。」

父皇的眼底有一线水光，他伸手抱住了我。

就好像我年幼时，他抱我坐秋千那样。

可他的臂膀，似乎不那么宽阔了。

我的父皇，他不是我一个人的父皇了啊。

我也抱住他，任由眼泪滴落在他衣领上，我哽咽着说：「父皇，给阿灵在宫外赐府邸吧，我带着阿陵，一起搬出去。」

他的手臂僵住了，而我哭腔破碎：「父皇，求您成全我们！」

11

那天父皇答应我，等到七皇子长到十岁，他会治宋嫔的罪。

我知道，这是他权衡再三后做出的决定。

他何尝不痛恨宋嫔，但倘若宋嫔死了，无人会像她那样照拂七皇子。

而大统的继承者，在年幼时也不过是群狼环伺中的一只小羊羔。如果没人看护，容易死于非命。

我又想起来那天宋嫔对我温柔地笑。

她说，一个母亲，总是会为孩子做到极致的。

原来那时候，她就做好谋害阿麒的准备了吗？

我怎么这么笨，怎么这么蠢，怎么没有预料到她包藏的祸心？

我夜夜失眠，耳边常常幻听阿麒喊我阿姐。

但一转身，只有空茫的一片。

北风将窗棂撞响，又是一年冬来到。

百花凋谢，天地只剩下寂寞肃杀的黑白。

搬入公主府后，我大病一场。

病愈后，我修了一座佛堂，日日跪在佛前祈愿。

求上苍怜悯阿麒，让他转世后，再不要入皇家。

我流着泪看佛，佛亦悲悯看我。

我看不穿，我勘不破，这万丈红尘纷扰无数，究竟怎么走，才能得到片刻安宁？

我颤抖着点香，手指冰凉。

有人推开佛堂的门，不跪亦不拜。

我转过身看。

是林惊风。

黑衣落拓，似乎还带有战场的硝烟气息。

我们俩对视，半晌无言。

终于还是我先开的口：「将军征战回来，是否又官进一等？」

他垂眼看我：「皇上许我承爵，忠勇侯一脉不至没落。」

我恍惚地笑：「那么恭喜侯爷了。」

他看着我，长久不语，眼底没有一丝一毫的喜色。

他的目光仿佛要将我看穿，我垂目避开。

香灰一截掉落，烫到我手背。

我慌忙丢开，却又烫到手心。

林惊风两步冲了过来，将散落的香掷到一边。

他捧着我的手，小心地吹开香灰，声音沙哑而痛惜：「阿灵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？」

我竭力露出微笑来，说：「我挺好的呀，你看我还有了新的府邸。小湖假山、花鸟亭阁，都可以顺着我的心意去造。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不是皇宫，皇宫太大了，我常常迷路。小时候我和阿陵玩捉迷藏，到了天黑他都没找到我，母妃提着灯笼照遍宫墙，我才从假山后绕出来，吓她一跳！母妃要打我，外公不让，他说，阿灵是个小姑娘，打坏了，以后没人娶了。你说，我外公找的理由是不是特别好笑？」

我就这样说啊说，笑啊笑，却始终听不见他的回应。

我一抬头，看见他深深地凝视着我，目光痛极。

我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到了他手背。

我捂着脸痛哭：「林惊风，我不好，我一点也不好。但这些失意狼狈，我分毫都不想让你看到。」

他把我摁在他怀抱里，亲吻我的发顶，一遍遍说：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」

肃杀的寒冬里，他的怀抱这样温暖，我伏在他肩头，像个孩童一样哭到发抖。

「林惊风，我斗不过命运。天要亡我，我只能认输。」

而林惊风却握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推开咫尺之距。

我看见他寒潭般的眼睛里，第一次显露嗜血的光。

他一字一句道：「阿灵，我不信天，也不信佛。天要亡你，我便要天俯首称臣！」

12

林惊风素来寡言，但那天晚上，他的话格外多。

我第一次知道，被外公领回家之前，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
上百个半大的少年，在荒凉的戈壁上，握着刀戟，像狼一样一对一地扑杀，一直杀到只剩下十个人为止。

活下来的，有衣穿，有饭吃，一觉睡醒，再继续厮杀。

倒下了的，曝尸荒野，骨头被野狼叼走，第二天就不见了。

我问他：「你怕吗？」

他就笑，说：「怕，怎么不怕？侥幸活下来的每一天晚上，我都祈祷老天爷让我多活一天。」

我又问：「祈祷有用吗？」

他说：「还剩二十个人的那天，对面的那个人一刀砍穿了我的琵琶骨，我被刀钉在了树上，动弹不得。血流了一地，鬣狗过来舔血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去他妈的老天爷，老子不干了！」

我眨了眨眼，林惊风摸摸我脸颊，低声：「是不是觉得我很粗鲁？」

我的眼睛酸涩无比，答他：「是很心疼你。」

林惊风哈哈大笑，笑音渐低，「然后我用力把刀拔了出来，从背后，一刀捅进他心口。他的血溅了我一脸，我也没有力气了，仰天倒在地上。」

我凝视着他，眼泪不自觉地滑落。

他拇指轻轻擦过我颊上泪珠，轻声说：「就在那一刻，我听见身后有人鼓掌。你的外公，他选中我，救了我，又把我带到了京城。」

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。

林惊风说：「阿灵，别哭。我答应过老侯爷，效忠于你，此生不渝。」

我含泪摇头：「可是林惊风，我们没有资格去争夺皇位了。阿陵天生哮喘，拿什么跟七皇子争？」

林惊风盯着我，缓缓地笑了：「阿灵，他不可以，但是你可以。」

我被他的言外之意所震撼，手指不自觉蜷缩，指甲把掌心掐出一道道红痕。

良久，我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：「可我无以为报。」

我想我一定是疯了。

而林惊风直视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，更是疯狂：「刀山火海，我替你闯。江山归你，你归我。」

13

七皇子死于天花。

除了林惊风，谁也不知道，七皇子的奶娘是怎么在一夜之间染上天花的。

宋嫔发了疯，一直说：「是谢灵，一定是谢灵下的手！」

父皇斥她荒唐：「阿灵已经搬出了宫外，几个月都不曾回宫！你不如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让报应应在了阿元

身上！」

他逐宋嫔去寺庙修行，传旨接我和阿陵回宫。

阿陵的病很严重了，偶然飘来花粉，哮喘就会剧烈发作。

我一个人去见父皇，父皇沉默地看着我。

他的头发白了许多，人也苍老了不少。

「阿灵，是你做的吗？」

我抬起头，眼泪就滑落，笑得仓皇：「父皇，我在宫外生了两个月的重病，恨不得立刻下去陪母妃与阿麒的时候，您在哪里？您好不容易接我回宫，为什么开口就是怀疑？」

我捂着心口，望着他，字字泣血：「父皇，您知道吗，阿灵的心，也是肉做的，也会感到痛。」

父皇的声音苍凉而疲惫：「阿灵，朕只剩下一个儿子了。」

我笑了：「父皇，阿灵也只剩下一个弟弟了。」

他沉重地闭上了眼。

我跪在殿下，抬头仰望这位九五至尊。

是我长大了的缘故吗？

为什么我看向他时，不再觉得他高高在上，而是心生怜悯。

这把龙椅上坐着的人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陷入了由权力带来的无穷无尽的折磨之中？

我别开视线，硬下心肠问：「有大臣提议要您过继宗室之子，您愿意吗？」

他说：「朕跟兄弟们费尽心思争皇位，临了却要把皇位交给他们的儿子。阿灵，你说朕会甘心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一叩到底：「请父皇下旨，立阿陵为太子。」

册立太子的圣旨颁布后，有老臣触柱。

宋太傅血谏君王，说：「四皇子身体病弱，恐怕国本容易动摇。」

林惊风冷冷地说：「太傅教导礼仪，怎么不知现在该改口称一声太子了？」

宋太傅怒视他，林惊风寸步不让。

父皇咳嗽着示意他们不许再争，挥手退朝。

初夏蝉鸣的时候，阿陵服下太医院精心调配的一剂猛药，穿着太子的服饰，顺顺利利地完成了册封大典。

又一个月后，宋嫔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寺庙之中。

阿陵从繁冗的公文后抬起头，对着我微笑：「阿姐，我也是阿麒麟的兄长啊。」

我从未将推断告诉他，总想着这些腌臢事不要让他知道。但不知何时，我的弟弟已经站在了我面前，悄悄分走了我一日重似一日的心结。

他的眼底有清浅水光浮动，我也含着泪：「我们家阿陵，长大了。」

天气转凉的时候，父皇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接连丧子，他早已心力交瘁。暮秋的时候他染上了肺炎，每每咳嗽，都带有血丝。

淮南王携世子入宫探望，不知说了什么，被父皇狠狠地训斥了回去。

一日后，父皇屏退众人，唯独召见我。

他在病榻上半阖着眼，问我：「倘若有一天阿陵病重了，你如何打算？」

我一字一顿：「这江山，阿灵来守！」

父皇睁开眼，眼神锐利如鹰隼：「你可知道你有多大胆？」

我立刻跪下，背却笔直，直视着他：「等到阿陵有子，我必将江山交还。」

父皇盯着我看，良久，他叹：「阿灵，你性格刚烈，像你外公。但你不知道，登上皇位难，坐稳皇位只会更难！」

我轻声道：「那便请父皇为阿灵铺平道路！」

父皇目光复杂地看我许久，又问：「你可知你外公为何要认林惊风为嫡孙？」

我沉默，半晌才说：「林惊风是奇兵，外公用家族荣耀将他与我和阿陵绑在一起，是给我们留了一枚势大力大的棋子。」

父皇欣慰地笑，「阿灵，可惜你不是男儿身。」

我眼睛酸涩，咬住嘴唇才不让自己掉下泪来，「父皇，阿灵虽不是男儿，也一样能守住江山。」

他笑了，摸摸我的发顶，又叮嘱：「你有可用之人，但也要学会防范。君王之道在制衡，朕曾经教过阿陵，如今也要教给你。」

他吩咐后事般的语气，令我忍不住哽咽。

我狠狠地磕头，一字一句：「谢父皇成全！」

他笑了笑，重新阖上眼睛。

我轻轻往外走去，走远了，听见他在身后说：「阿灵，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去过你自己的人生。」

我捂住嘴，眼泪无声坠下。

景和二十一年，父皇驾崩，阿陵继位。

他的病越来越重，太医院开的药收效甚微。

我去乾清宫看他，他望着我，装作若无其事般问我：「阿姐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」

他在我面前，从来不说「朕」。

我握着他的手，轻轻摇头：「阿陵，你不会死的。太医说了，只要你能静养，不吹风，病情就会好转。」

阿陵撑着头看我，伸出一根手指覆上我眼角，微笑：「爱哭鬼。」

我瞪他，他便说：「阿姐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，这么久了，仍然没有孩子。」

我说：「你别担心了，阿姐有办法。」

阿陵就笑：「有什么办法啊？你替我生吗？」

我屈指弹他额头：「我替你做皇帝行不行？！」

阿陵惊愕地瞪圆了眼睛，过了好久才吐出几个字：「你可真疯啊。」

他盯着帐顶瞧了会儿，自己先笑了：「疯是疯了点，但……确实是个好主意啊。」

我开始替阿陵上朝。

我服下毁掉嗓音的药，将声音变得嘶哑。

我日日戴束胸、穿厚底靴，换上一身龙袍。

我蘸着朱砂批阅奏折，从生疏到熟练，我已经可以在十二旒冕的遮挡下，大发雷霆，训斥淮南王上书选秀扩充后宫的行迹不忠不孝。

我把奏折摔到淮南王面前，他一张老脸涨得通红。

我冷冷地掀开眼皮，慢条斯理道：「燕墟尚缺一名礼官，就派谢韬去守着吧。他父亲不知礼数，就让他学成了再回淮南，好好教化百姓。」

谢韬是我堂弟，淮南王的儿子。

也是……宋太傅等一千老臣昔日力荐的太子人选。

我毫无感情地弯了弯嘴角，问他：「谢韬可有疑虑？」

淮南王的眼神闪了又闪，终于在谢韬的拉扯下一同跪下，不甘不愿地称：「陛下圣明。」

下朝后，阿陵评价我：「阿姐，你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。」

我把冠冕摘下放在一旁，顺手拨十二道珠子玩儿，漫不经心地答一句：「我若还像个女孩子，谁能臣服于我？」

他一口气喝完了药汁，往嘴里丢颗蜜饯，又顺便丢给我。

我看也不看：「我不吃这些东西。」

他就笑：「你以前明明最爱吃。」

我也跟着笑：「我现在是皇帝了，该戒的都得戒。」

他耸肩：「哇，这么夸张？那我不敢做皇帝了，你一直做着吧。」

我看着他毫不作伪的神色，慢慢敛了笑：「阿陵，你去江南养病吧。」

他困惑看我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遮挡眼底一丝阴霾。

我该怎么告诉我至亲至爱的弟弟，他的阿姐，为了让他接过这江山时，身边再无群狼环伺，正准备以身为圈套，为他斩断宗室犯上作乱的野心。

我闭了闭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

过了好久，我抬起头，对着阿陵浅浅地笑：「秋天马上到了，京城太冷。太医说了，江南温暖湿润，对你的病情有好处。」

阿陵无知无觉地点头，一口答应了，想了想又说：「我能不能把徐妃带上啊？」

徐妃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极乖巧可爱的小女孩。

我点头说好，阿陵就喜上眉梢，说：「明年春天再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能看见你外甥了。」

我失笑。

一个月后，两辆马车从皇城偏门悄悄出发，带着藏匿于阴影中的无数暗卫，一路驶向了江南。

我站在皇城最高的宫阙上，遥遥相送。

落日余晖映在每一座宫殿，夕霞涂抹了浅浅的橙红。不远处有倦鸟缓慢振翅，凝成了灿烂背景里的三两点水墨。

高处的风似乎更冷一些，卷过了我的龙袍，也卷过我额上旒冕。

我的小阿陵，有了他心爱的女孩子，他们会在山水灵秀的烟雨江南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

我想，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。

我想，我再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

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啊，可为什么，我心里那么沉重，沉重得好似几千年几万年不曾消融的冰川？

翌日，我召见林惊风。

「谢韜如何？」我这样问。

林惊风答：「此子聪敏，比淮南王更懂隐忍图谋。」

我无可无不可地点头，笑：「那便留不得。」

林惊风一时没有说话。

我抬眼看向他，发现他也正在看我。

隔了旒冕的十二道垂珠，我看不清他的眼神里藏了些什么东西。

我慢慢问：「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？」

林惊风摇头，不答反问：「公主还会做噩梦吗？」

我捻着掌心暖玉，微笑道：「我登上皇位后，再也没做过噩梦。」

我在说谎。

登上皇位后，我做的噩梦更多。

林惊风定定地望着我，像是透过我又看到了谁。

是谁呢？是从前那个爱哭的谢灵吗？

我攥紧了暖玉，强迫自己不许分神，把话题转了回来：「淮南王蠢笨，谢韬却聪明，逢灾逢祸时会开仓放粮，深得民心。我要杀他，得名正言顺。」

林惊风想了想，说：「恐怕困难。」

我轻轻笑，眼神阴鸷：「倘若他意图弑君呢？」

林惊风脸色霎时冷凝，寒声道：「公主要以身犯险，臣不能答应。」

我把暖玉一把拍到桌面，砚台上的墨汁起了涟漪，「林惊风，你不帮我，自然会有别人帮我。你可想清楚了！」

御书房里寂静一片。

窗外有鸟儿啁啾，有灿烂暖阳，但窗里面，只有无声对峙的我和他。

林惊风久久地凝视着我，声音有点儿沙哑，他说：「阿灵，你只会逼我。」

他不再叫我公主，他唤我阿灵。

以前他总说，阿灵，你还有我。

但他今天说，阿灵，你只会逼我。

我的心口如同刀绞般难受，可我的声音却平静无波：「林惊风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此生不渝。」

他沉默了许久许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会扭头就走。

然而他开口，目光晦涩：「有这一次，还会有下一次，还会有下下次。阿灵，你要走到什么时候，才会想停下来呢？」

我轻声说：「林惊风，我也不想的。」

我把沉重的旒冕摘下，在他面前露出本属于明宜长公主的脸庞来。

窗外的一缕阳光温柔地拂过我的发梢，而我的脸色苍白：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。父皇尽到了，所以才有了这这江山盛世。母妃和外公也尽到了，所以我才能没心没肺地长到十四岁。这责任终于落在我肩上，我可以停，可以逃，但如果我停了我逃了，阿陵怎么办，天下百姓怎么办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再转过身看他的时候，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灿烂笑容。

「林惊风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像十四岁那样，可以那么痛快地爱你。」

他的眼神一痛，伸手将我抱在怀中，低声叹：「阿灵……」

他终究还是答应了我。

16

后来史书工笔，写发生在早春时节的燕墟浩劫。

寥寥数语，给谢韬定了性——

一个意图谋逆的乱臣贼子。

史书不会写，那一场浩劫，大火焚烧了半座城池，火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。

史书也不会写，一贯温文尔雅的谢韬握着匕首挟持着我，刀刃划开了我的脖颈。

那日拂晓，我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
林惊风单骑迎阵，火焰红光照在他身上，却照不亮他冰冷的神情。

我看见他搭弓，我看见他拉弦。

我看到那贯穿谢韬的脑袋的飞矢，箭尾白羽犹自颤动。

一簇血飞溅到我脸颊，谢韬的尸身沉重地倒在了我脚下，我没有回头看。

我的背脊贴着城墙，一寸寸滑落。

将军勒马，玄靴踏血而来。

林惊风伸出手，抱起了我。

而我蜷缩在他的怀抱里，浑身战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他亲吻我额头，轻轻拍我背脊，「没事了，阿灵，没事了。」

我仰头看他，他亦垂睫看我。

拂晓熹光，轻轻扫在他眉目。

他的眼睛向来如寒潭雾绕，唯独看向我时，日出雾散。

这一刻，与我记忆中的片段重叠，多年以前外公逝世的那个冬夜，我抱着他哭，他替我擦干眼泪。

那时他说，刀山火海，他替我闯。

他做到了。

我颤抖着问：「我是一个好皇帝，对吗？」

他也低声，像在安抚：「是的，公主。」

我轻轻笑，笑声渐渐化作悲鸣：「我是一个好皇帝啊。」

林惊风将我抱得更紧一些，就好像一辈子也不会放手。

他说：「公主，你想哭就哭出来。」

我摇摇头，又笑：「林惊风，我以前太喜欢哭了，现在反而不娇气了。」

他却说：「那不是娇气。」

拂晓的霞光与仍在燃烧的火光交织，灰烬轻轻飘在空中，好似春晓杨絮，竟有几分缱绻意味。

「能被人保护，是幸运；愿意站出来保护别人，是勇敢。」林惊风看着我的眼睛，神色温柔，语气郑重，「公主甚是勇敢，臣心悦之。」

17

暮冬时节时，江南有密报传来，徐妃有孕。

我还来不及喜悦，紧接着却是另一则消息——身怀六甲的徐妃，失踪了。

与此同时，沉寂已久的突厥人送来贺仪，庆贺我朝天子有了第一个龙胎。

与贺仪一起送来的，还有突厥人的求亲书。

突厥人要替他们的新王求娶明宜长公主谢灵。

这是要挟，以筹码换筹码的要挟。

突厥人以为皇位上的是阿陵，赌他会为了龙胎而弃我于不顾。

阿陵连夜给我写信，说，阿姐你绝不许答应。

我垂下眼睑看信纸，信纸边角两三点褶皱，我再熟悉不过。

是泪痕。

念及于此，我捏紧了手指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座下群臣争论。

在一派「求陛下恩准突厥求娶，以彰我朝风度」的言论中，林惊风站了出来，语气冷淡。

「诸位大臣平素铁骨铮铮，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将弱女子推出去维和，实在是叫人大开眼界。」

大殿内寂静无声。

林惊风躬身向我，朗声：「臣恳请陛下允臣带兵出征，不踏平突厥，誓不还乡！」

我点了林惊风做主将，赵谋做副将。大军浩浩荡荡出征，一去就是三个月。

期间，徐妃被先行一步送了回来。

我没有见她，因为我心知肚明，我的弟弟曾在某个深夜，做出了选我弃她的决定。

我不知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见她，故而，干脆不见。

18

林惊风班师回朝的那天，带回了一个怀孕的女人。

我批奏折的笔顿在了半空。

佩柔低声说：「公主，想哭便哭吧。」

又是这句话.

就在不久之前，林惊风也对我说过。

可是这么好的他，转眼就带了另一个女人回来。

我的内心如同被千根针扎过，却一滴泪也流不出。

好久，我抬起头来，笑：「我有什么好哭的？男大当婚，是喜事一桩。」

佩柔面上不忍，叹了口气：「公主又嘴硬。」

我摇摇头，说：「宣他进来吧。」

御书房的门打开又关上，轻轻的足音响起。

我打量林惊风，他便站着由我看。

他瘦了，也更黑了。

唯独眉目间的一点坚毅，从始至终不曾改变。

我看够了，合上奏折，冷着脸问他：「需不需要给你赐婚啊？」

他平静地说：「臣只想娶您。」

我把玉玺砸到他额头，咆哮：「朕是皇帝，你做个人吧！」

蜿蜒的血痕从他额角流淌到眉梢，林惊风毫不在意地伸手一抹，笑了：「边关苦寒，臣为您守了三载；燕墟浩劫，臣为您单挑千军。我们说好的，江山归您，您归我。」

他一字一句清清淡淡，眼睛里却燃着嗜血的光。

这个少年将军，这个疯子，像画一样艳到极致。

我冷笑：「不必说些甜言蜜语，你若当真把我看得那么重，又怎么会让别的女人怀上你的孩子！」

他忽然笑了，眉目都舒展开，然后他叹气：「公主，那是徐妃。」

我错愕，「一月之前回宫的那个，不是徐妃？」

「大夫诊断，徐妃怀着的是对双生子。龙胎贵重，臣不可能只派一支小队护送。前面那个是障眼法，跟在大军之中的，才是本尊。」

林惊风一口气说完，又看着我笑，笑够了，才问：「公主方才是不是醋了？」

我脸红，反驳：「才没有！」

又心虚，踮脚去看他额上伤痕，问：「疼不疼啊？」

他不答，轻轻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耳边，「公主，江山无虞了。」

我怔怔出神。

是啊，突厥元气大伤，宗室不敢造次，江山无虞了。

林惊风问：「臣曾与公主有个赌约，不知公主可还记得？」

我记得啊。

那日我跪在佛前，痛哭着说我无法跟命运相争。

是林惊风擦干净我的眼泪，一字一句说，天要亡我，他便要天俯首称臣。

闯遍刀山与火海，他也要护我一生无恙。

此生不渝的誓言，他果然做到了。

我抬头，看向他，不知何时，又是泪盈于睫。

在他面前，我好像很容易变成从前那个爱哭鬼谢灵。

我哽咽着问：「林惊风，徐妃生产之日，便是你我大婚之时。届时，我要你放弃千军万马，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，你愿意吗？」

他紧紧抱住我，吻上我额头，近乎叹息：「臣等这一天，已经很久了。」

窗外有梨花树，春风卷起数朵，缀上了他肩头。

他伸手去拍，我伸手去接。

他便不动，由着我攥住他手指。

这一年，我十八。

走过了四年春夏秋冬，我从公主变成长公主，又从长公主变成皇帝。

这条路诡谲艰险，然而我十四岁时爱上的那个人，一直守在我身边。

江山归我，我归他。

他是逆臣，唯独不逆我。

（全文完）

□ 风月煞我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